

严流岛后的

宫本武藏

[日] 小山胜清 著

历史武侠经典 超值典藏本 上

①波浪之卷②山雨之卷③江户之卷

严流岛后的

[日] 小山胜清

宫本武藏

历史武侠经典 超值典藏本

①

①波浪之卷 ②山雨之卷 ③江戸之卷

赵世俊 李青山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SOREKARA NO MUSASHI Volume 1” by Katsukiyo Koyama

“HAROU-HEN”

“SAN U-HEN”

“EDO-HEN”

Copyright © 1980 by Naoe Oyam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80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Beijing**

代序

“人与剑”至“剑与禅”的人生体悟

如果，你喜爱米开朗基罗，你不会只想欣赏他三十七岁时所画的《创世记》；如果，你喜爱歌德，你不会只想读他二十五岁时所写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个人历经少年—壮年—老年，生命的开阖拥有不同层次，对于我们喜爱的人，不会只想知道他生命的片段。

17 世纪的剑圣宫本武藏，由一名野武士变成打倒 66 位高手的剑客，更在严流岛之战，打败势均力敌的佐佐木小次郎，达到剑术的高峰！而他在严流岛战后，生命又将何去何从？他与阿通无可言喻的深刻情感，究竟如何发展？他终于可以以剑摄禅，得到圆明的境界？认识一个人不能仅止于他的前半生，因为生命是无从切割的，吉川英治成功描绘宫本武藏的前半生，却让喜爱此传奇人物的读者，有故事未竟的苦恼，而小山胜清让宫本武藏再度复活，提供我们认识武藏后半生的机会，看其坚毅、刻苦的精神如何贯注于“人与剑”，再至“剑与禅”的生命体悟中。他提供我们的不只是文学上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洗涤。

别具一格的武侠世界

在华人世界，读武侠小说不会错过金庸与古龙的作品；在日本，读武侠小说更不会错过吉川英治与小山胜清的宫本武藏传奇。日本作家呈现出有别于中国武侠世界的描述，将武者的武、武士道精神与小说结构三者绵密结合，成就日本剑圣宫本武藏凛然不屈的一生。

读者读武侠宗师金庸的作品，呈现的是为“正义”目标奋斗的侠义世界，及见义勇为的大丈夫典范；而日本的武士风格却是着重于自我武道的修持，继之向外寻得侍奉主君的机会，如武藏潜心修罗剑道，创设二刀流，而后发展忠主之基业的描绘。对于忠心侍主，日本武士是不惜牺牲性命作为回报，即使那主君是暴君，也不问情理地追随，只为尽忠报答主君，如此的风格正足以展现

当时武士道的精神——坚毅、刻苦、忠诚、实事求是，和读者熟稔的中国武侠世界是有所分别的，成为别具一格内修外展的武士风貌。小山胜清根据史实，创造一个新生的武藏，挖掘贯穿数百年的大和武士道精神之外，更呈现深层的民族文化。

它不仅是小说、是历史，也是深层的文化

为什么人们喜欢读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因为，我们对过往历史有探知的欲望，对于小说家赋予主角的生命有想象性，因而开展了阅读的过程，而《严流岛后的宫本武藏》即符合人们爱读历史小说的理由。

读《严流岛后的宫本武藏》，会发现最能接续吉川英治故事理念与写作技巧者，就属小山胜清，他满足万千读者的好奇心，探知了武藏未来的发展。小山将武藏的个性、风格、思想配合丰臣至德川幕府的时代变化而前进，他更发挥小说家的想象力，将武藏在君臣、父子、朋友、爱人与一般浪人间的情感与冲突作交织，刻画细腻感人。小山创造的武藏具备坚毅奋斗、执著坚持的精神，符合日本民族文化中不断强调“努力、加油”的特性。因此，从《严流岛后的宫本武藏》中，不仅能读到历史演变，更可体尝小说的趣味与日本民族文化的特色。

残阳居士

2010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一 波浪之卷

●1

庆长十七年(1612)四月,武藏取得胜利,结束了严流岛的决斗。但是发誓为佐佐木小次郎复仇的鸭基内,执拗地追击武藏。这时九州正在弹压基督徒,南蛮人也暗中活跃,使武藏陷入计谋的漩涡里,扰乱了自己的剑风。然而偷袭武藏的剑和手枪,却永无消失之日。还有爱慕他的美女阿通……本卷描述武藏放弃官宦之职,寻求自己生存意义的剑道之途……

二 山雨之卷

●169

武藏发挥二刀流的极致,在切原野与丸目藏人佐对决,同时领悟了金刚王宝剑的秘诀。追求剑道的武藏,却常受排排丸以及精通幻术的主水、海盗白鬼等一派人的袭击。另外,坚强的悠姬逐渐对武藏产生了爱慕之情。她在追求文学的同时,并寻找解救武藏之道;但武藏却认为:在二刀一流未完成之前,连爱情都必须是超越的。

三 江户之卷

●353

武藏经细川忠利的推荐,晋见德川家光。但是,武藏认为自己的道路是手握长剑,寻找天地间的法理,而不是在于扩展兵法。因而毅然决然地拒绝接受招揽,与伊织离开江户。然而却碰上以岩田富岳为头目的浪人集团的袭击,武藏一怒之下,二刀闪烁,修罗之剑变换自如,使得敌人溃不成军。

目 录

四 岛 原 之 卷

●501

宽永十四（1637）年，天草四郎旗下的岛原发生叛乱。武藏养子伊织以小笠原家武士大将的身份出阵，武藏也应细川家的请求一起上阵。翌年二月，原城陷落，战火让由利公主、森都等人的命运产生微妙转变。武藏于五十六岁时病倒，生活在与病魔格斗，以及实际和虚幻当中，他不禁感叹：“我离道远矣！”在存活的岁月里，已经变成传说中人物的武藏，是否能再重新振作呢？

五 熊 本 之 卷

●663

在细川忠利的恳求之下，武藏终于下定决心踏上官宦之途。放浪四十年后终于定居熊本。平时教导门徒剑法，与忠利侯谈论政治之道，有时也画画，过着平稳的生活。与由利公主的生活犹如身在梦中……但是，好事多磨，主君忠利卧病床上。武藏在主君的枕边发誓，为了求得他能痊愈，将不惜与神佛对决！然而忠利终究去世，武藏再次走上兵法、求道、万里一空的道路。

六 天 命 之 卷

●799

细川忠利过世一周年忌日时，发生了有名的阿部一族反叛事件。武藏因数马等年轻武士的牺牲而痛心不已，便到岩殿上的岩石上与太阳决斗——这可以说是挑战自我极限的终极战斗！这颗曾发誓“凡事不后悔”的巨星，终于在六十二岁时陨落。身后留下了《五轮书》，使得他的独特兵法流传百世。

严流岛后的

宫本武藏

波浪之卷◎

展翅

据小仓城主细川家的传说，庆长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的决斗场面，当天情形是这样的：

武藏的小船一早从下关出发，但出现在船岛（现在的严流岛）的港湾时，已是比约定的辰初（上午八时）迟了两个小时的已正（上午十时）了。

船岛只是蕞尔的不毛孤屿，沿海滩有一片百余坪的大草原，就是今天预定的比武场地。上首布幔中坐着细川家的长老长冈佐渡以下，官方的公证人。布幔两边，有几个亲兵压着阵脚。

小船进了岬嘴，破浪前进。

武藏兀坐在船上，凝神注视着布幔附近。船愈近，幔中官人的神色也随之紧张，目光咄咄迫人。这期间，隐藏着一片剑光。武藏正用眼在搜索着小次郎。

岩派剑士佐佐木小次郎，现在是小仓城主细川忠兴候的座上客，被誉为九州麒麟。他的剑术与宫本武藏相伯仲，同是日本全国响当当的人物。

由武藏而联想小次郎，同样，提起小次郎之名而令人联想武藏。这两个从少年时代即以剑士知名，有着相似经历的剑客，可说是命里注定的两个克星。

这两个同是没有门阀背景，不属于任何诸侯门下的流浪武士，即所谓浪人，除了单凭自己的实力和手上的宝刀向名门剑豪挑战，去打垮他们以博取英名之外，别无飞黄腾达之路。宫本武藏自与京都的名师吉冈兄弟比武以来，所会过的著名剑客五十余人，从未落败。另一方面，佐佐木小次郎也曾威慑各国剑豪，最后打垮了将军家的教师小野次郎右卫门，大小场面也从未失手。

这两个在世路上向同一方向迈进的青年剑士，一半也因为世人对他们两人的论评所引起的是是非非，无形中各抱着略似私怨的敌忾心。

小船离海滩只剩下二十来码了。

“啊，糟了！”

船老大一声呼喊，接着船底响起与破砾厮擦的“兹兹”声。与此同时，从对面的布幔中跳出一条壮汉。武藏定睛细看：那汉子穿着猩猩红血一般的无袖外褂，下着熟皮色崭新袴子，脚上是深蓝色布袜子，裹在草鞋当中。头上漆一样的黑发垂肩，长刀拦腰横抱。好一个轩昂的年轻好汉，直向海边疾奔而来。

“啊，佐佐木教师！”船老大慌忙提醒着叫道。

“哦，是小次郎，我知道！”

武藏蓦地站起。他的装束是纯白的罗绫夹衫，腰系京都有名的西阵缀角带，一条用纸捻搓成的细带，连两袖转背上缚成交叉的十字。大小两刀都没有佩带，只在腰带前插把短刀，左手上倒提着四尺二寸的木刀，还是今天早上在下关的船埠上拣来一根用旧了的橹，亲手削成的。这把木刀现仍保存在肥后熊本的金峰山麓、松尾村的云岩寺中，绝不是普通人能使得动的家伙。

“老大，谁耐烦呀，掉转头来……”

武藏撩起夹衫，拍的跳进了水中。

水深没胫。

武藏在急流的早潮中踏水前进，一边从腰带间抽下布巾，打前额到脑后绕上一匝：这是据细川藩士的记录“二天记”上的记载。

这一举措，说明了虽那么勇猛的武藏，当时多少也显得紧张的样子。武藏见小次郎从布幔中飞奔前来的刹那，他便窥破了小次郎的用意：

“哦，小次郎是打算赶到水边迎击的呀！”

他在心中盘算——倘而如此，地利上是绝对归于小次郎了。针对小次郎的这一如意算盘，他才贸然跳入水中。但走不了几步，便心中暗暗叫道：“好险！”他悔恨自己为争小利而失去心的平静之愚不可及。也许这正是小次郎的诡计，故意疾驰而来，以便乘之虚而入。

太阳隐在云层中，武藏是背着太阳的。

“忙什么！”

武藏把自己五尺九寸的高大躯体，踏着日影，一步步，慢慢地向前跨去。距岸二十步许，小次郎已站在水边，拖着三尺二寸长的宝刀“长光”。他高声喊道：

“喂，武藏——”水已浸及脚踝骨了。

“啊——小次郎吗？”

四道目光相遇，像散着火花，但意外地谁也没有孕着憎恨的色彩。奇怪的是，几年来怀着决斗的心互相追求的两条好汉，今天一旦相见，彼此间毋宁互相赞叹着似的默尔相对。

武藏今年二十八，小次郎二十六岁，两人高矮相同。武藏的脸冷冰冰地蜡一样苍白，小次郎则微泛桃红，显得美艳。

假如处在不同条件，另一环境之下，这两个青年人也许不会决斗，彼此尊重对方的技艺，甚至成为很好的朋友。

不，今日这一天倘能延后半年，也许永远没有决斗的一天罢。到那时，小次郎会正式接受细川家的命官，而武藏最近也有出仕某家的成议。一旦各有其主，便不容许轻易拿性命来厮拼的了。

可是，现已势成骑虎。转眼之间，两人的眼中都闪动着憎恶与反感的凶焰。这正是久久郁积着的斗志的溃决。现在已不在技艺上的较量，而在追求着对方的血，在追摄着对方的灵魂，眼中燃起残杀的火光。所不同的则是小次郎的凶光外露，其热如火；武藏则深秘胸府，其冷如冰。

“武藏！”

“……”

“哼……武藏！”

小次郎满含着轻蔑的语调，傲然叫道。

“武藏，为什么不遵守约定的时间，难道是一个兵法家所应该的吗？好不要脸……”

占着绝对有利地势的小次郎，乘势毒骂。

小次郎不仅在剑术上称雄，在舌辩上也不输人。他那滔滔的雄辩，足以压倒听者，播弄着听者，而且能赢得听众的信任与尊敬。而他的毒骂，则力能穿透对方肺腑，有着不战而慑服对方的魔力。

“哈哈……这就是你的杀手锏吧。你道我不知道吗？武藏！在一乘寺下的松林中，在三十三间堂前，可怜名门吉冈一族，就是遭了你的这一手暗算而销声灭迹的呀！可是，不要丢人了，你那一手要用在我的身上！武藏，你道——你那类似儿戏的策术，能让岩派的剑士轻易上当吗！”

小次郎喀喀地笑着。但突然，他紧握住左手拖着的长刀刀柄。是时，刚从云中钻出的太阳，闪耀的阳光立时射进他的眼中。站在眼前的武藏，在小次郎眼中骤然长大了一倍，像要猛扑过来似的。小次郎反射地叫道：

“来吧！”

武藏默尔，静静地把櫓做的木刀举上眉心。

“来呀！”

小次郎蓦地长刀出鞘，但用力过猛，左手上的刀鞘竟脱手而飞，跳到海中，逐浪而逝。

武藏见此，不觉莞尔而笑。他无意中找到反击的借口。武藏虽一声不响忍

受着小次郎的毒言恶语，心中是不会愉快的。

“小次郎！”

“什，什么？”

“决斗上，你已输了！”

“什，什么……”

“胜利的决斗，决不会抛去刀鞘，命运早已注定了！”

“你，你这家伙，发什么呓语……”小次郎对这意外的反击，气得脸色铁青，全身震颤。他早已忘却在水边迎头痛击的最初计划，“啪”地一声，一双脚已经跨入水中。

武藏为制先机，举木刀，咄咄而进。

这凶猛的气概，震慑了小次郎，不觉连连后退。三步，四步，五步……刹时间，武藏高大的身躯，蹴水而出。小次郎弯腰举刀，望着刚冒上来的武藏眉心，一刀斩下。同时，武藏的木刀也向小次郎的脑门，迎头劈下。

喀地……钝重的一声。武藏缚头的布巾飘落地上。小次郎摇晃向后倒退两三步，仰面朝天，拍达倒下去了。

这确是，说时迟那时快，闪电的一击。小次郎愤激之余，稍一大意跨前一步，武藏乘虚电击，决定了这场的输赢。

过去好多次重要的决斗，武藏常以一击致对方于死命。今天，武藏也一样地在等着这一击毙敌的良机。

决斗的胜败关键，间不容发。小次郎那兜头一刀，刀尖也曾挑开了武藏头上所裹布巾的结子，布巾飘然落地：也可说名下无虚土的了。

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窥知武藏所以特地拿旧槽削成四尺二寸的木刀的用意了。换句话说，三尺二寸的“长光”和四尺二寸的木刀，在长短上决定了胜负的契机。

决斗于焉结束。小次郎倒下去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谁都不会怀疑，长冈佐渡以下，担任公人的官人们，呐一声喊，迎上前去。但到了半路，佐渡拦住了众人，叫道：

“等着！”

奇怪的是，武藏仍摆着决斗的架式，举着木刀，对躺在地上的小次郎贯注全神，一步一步逼近。

“难道说，小次郎只是偶然跌倒的吗？”

这一疑念，使在场的官人们顿时又紧张起来。

可是仔细看，小次郎的脑袋确被击破，涌吐出来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头脸。唯一没有断气的证据，只是眼仍瞪着，胸膛仍在不断地起伏，但胜负之

数，可谓了如指掌的了。

“这又何必……”佐渡心中踌躇，正想喊道：“胜负已分，武藏住手！”

佐渡正待开口，刹那间，小次郎猛然抬头而起，他的“长光”剑直向武藏横扫过去。武藏双脚一举，乘着腾空而起的反拨之势，手中的木刀一击而下。小次郎的长刀，只把武藏的袍脚撕断三寸有余，但武藏的木刀，可怜，陷入了小次郎的胸膛。

小次郎仍仰身倒下，口鼻间血如泉涌。但死的形象，旋即弥漫在他的脸上了。暂时间，武藏仍拟刀而立。过不多久，他才俯身而下，先用手掌去探小次郎的口鼻，再则凑近前去听他的呼吸。当然，早已断气了。

武藏倏地站起，朝那些全身的血液像冰冻住了似的，脸色苍白地排在沙滩上的官人们一拱手，立即回身向来时的海中踏水而下。佐渡茫然望着他的背影。

在决斗这一刻间，潮水已转变了方向，朝下关那边回旋而去。船头乃掉向港外，武藏轻轻一跃而上。船老大全身发抖，战战兢兢地说：

“老，老，老爷，恭，恭，恭，恭喜您。”

“哦，快！”

武藏还是铁青着脸，没有一丝笑意。在他，非待安全抵达下关的船埠上，还不能视为完全的胜利的。

波澜

细川忠兴侯（字三斋）从丹后的宫津调放丰前，作了食禄三十九万石的领主，坐镇小仓，是庆长五年之间的事。当时的小仓，还是没有一条整齐街道的寒村。但自庆长七年忠义的筑城工事发动以后，有了急剧的发展。庆长十三年，已拥有城楼一百四十八座，以五层的天主阁为中心，东西十八町，南北十二町，已是全城七千烟灶的堂堂大城了。

忠兴妃玉子，当关原大战之前，在大阪的玉造楼为石田的队伍所包围，自杀而死，就是著名的格拉西亚夫人。忠兴本身虽不是基督教徒，至少是基督教的保护者。夫人亡故，迄今未曾续弦。世子忠利，自幼为德川人质，现仕将军秀忠（德川家康之子，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住在江户。

忠兴如其父幽斋，以精于茶道的风流人物著称。外表上似很随便，但到底是历经沙场的健将，外柔内刚，见事颇有主见。不知缘何，他颇不满于江户的长子忠利，时常出些难题使之发窘，脾气好像相当执拗。

“来人呀，已经过了巳刻，还没有人来报讯吗？”

今天，忠兴已焦躁地不知问过好多次了。当然，他关心着今天早上辰时一刻举行的佐佐木小次郎与宫本武藏的决斗。不仅忠兴一人着急，在座的家臣们，谁都等着胜负的消息。

小次郎南下九州时，乘机延聘为本藩兵法顾问的，原是忠兴自己的主意。就时间论，虽仅不到一年，但小次郎的人望出众，所有府中的年轻一辈都拜在小次郎的门下，而年长一辈的藩士和高级官员，对他的剑术和人品，一齐推崇，誉为天下无双。忠兴是自豪的，视小次郎为得意家臣，稍有闲暇便特召进府，以听他多彩的兵法理论为乐。

这时，武藏突向小次郎提出决斗的要求，但他既已接受细川家的延聘，便非征得主公的允许不可。于是曾拜在武藏之父无二斋门下，现任细川家长老的

长冈佐渡，受了武藏的嘱托，特向忠兴请示。

忠兴当场便批准了这件生死搏斗的比武，固然是为了坚信小次郎可操必胜之券，同时也为了平时已从小次郎口中听到武藏的行藏，知道他为江户的忠利所支持。他之所以立即首肯，这也许是更重要的另一因素。

但决斗的日期愈接近，忠兴却愈感不安了。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他知道武藏未必如小次郎口中所说的，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乡下兵法家而已。

“佐佐木教师，不能大意呀。”

不安的情绪，慢慢地弥漫于门人之间了。他们并有了协议——万一事出无奈，唯有以多取胜，一齐去围攻武藏。忠兴为了维护大藩的体面，一切务求公正而深为戒备，但内心却暗中计算着：

“假如武藏敢于诡诈而采取卑劣的手段，那么……”

佐渡从船岛回航，一径上城来谒见忠兴。决斗的大概情形，早有飞船前来报告了。在座的家臣们戚然无声，一齐注目着这位唯一偏袒武藏的佐渡历阶而前。

忠兴是满脸的愤懑，也不等佐渡落座便开口了。

“佐渡！决斗的情形已经知道了。武藏比约定的时间迟了一个时辰，是真的吗？”

口气是够严厉的。

“这点……”

只回了这么一句，佐渡显得很窘的样子。事实上，从昨天开始，佐渡一直都在焦急中煎熬着。决斗交涉中，他于四月十四日把武藏从歇足的船行老板小林太郎左卫门家接到自己的府邸来住。决斗定于十三日辰时一刻，场所在船岛。小次郎预定那天乘坐特别装置的忠兴的坐船直往武场，真是难得的殊恩了。为使武藏不要显得太寒酸，佐渡也准备那一天用自己的坐船送武藏前去的。佐渡是细川家的长老，家臣的领班。年仅三十五岁，事禄二万三千石，性情刚毅，深谋远虑，连忠兴都让他三分。

而武藏却于那天黄昏后悄然离开了他的府邸，找遍全市，也杳无踪影。

这一变故早已传入细川府中，盛传着“武藏因怕小次郎而逃走”的谣言。

最后佐渡偶尔想起下关的船行，当即派人去一问。果然不出所料，武藏悠闲地待在船家，并给他捎来了一封信：

——辱承厚爱，知明公翌晨拟以坐艇送武藏前往武场，隆情铭感无已。然小次郎与武藏既势不两立，今小次郎若以君侯坐船前往，而武藏擅用明公船艇，俨如敌对殊多不便，期期以为未可。明晨自此扁舟径发，及

时践约。幸祈鉴亮，并致谢忱不一。

看了这封回信，佐渡不仅放下心事，且对武藏的挚情，深为感动。如前所述，今天在决斗的现场，佐渡竟比小次郎更为着急，且曾两次派船敦促。

仅于一个时辰之后，好不容易见他乘潮而来，却又把连场地都平好的武场撇开不用，在沙滩上草草结束了输赢，不让人有开口的余裕，回头昂然而去。

这在佐渡，恰像眼看几乎已到手的树鸟飞走了的猎师一般，怅惘地望着武藏的背影。但旋即，他顿有所悟，不觉点头叫道：

“哦，原来如此！”

佐渡好不容易领悟了武藏的战略，把不愉快的情绪一扫而光了。但现在要向盛怒下的忠兴说明武藏战法的正确而赢得他的谅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佐渡，怎么样？”

“这点，殿下……”

佐渡被逼，只得向前躬身回道。

忠兴认为武藏假如稍有违反兵法家的作为，就让小次郎的门人去围攻武藏也不为过，可谓名正言顺的了。而其他的家臣，也大半这样想。

于是，他们把第一疑点，故意放在决斗的时间上——佐渡当然也明白个中的关键。

“关于这点，殿下，武藏的延误时间这点。我是比任何人都愤慨的，看情形，我甚至愿意代天诛戮。但现在想起来，却也难怪——不，武藏是合乎兵法之理的，堂堂的举动。”

“什么？堂堂的举动……不错，与吉冈一门决斗时，听说武藏也曾故意耽误了时间。但世间的评论，说是乘敌之虚为堂堂的兵法家所应有，赞美的人有的是。可是佐渡，这次的约会不同，不是双方口头上的决定，而是小仓三十九万石的城主，我这忠兴从中作主的呀。所以严于戒备，为的就求双方的公正。而现在，虽说是乘敌之虚的兵法上的战策，但胆敢违反原先的约定，不仅对小次郎，简直是对本藩的放肆哪！喂，是吗——佐渡！”

忠兴毫不放松地追问着说。

“一如尊谕……”

佐渡躬身说道：

“这次殿下的用心，真可谓公正无私，足以诉诸神明的。但那些血气方刚的门人，竟隐身岛外，准备万一业师战败，归途中在海上截击……”

“什么，居然有这等事……”

“当然，这也许是无稽的谣传，但在武藏，却莫可等闲。一个兵法家，对此谣言事先慎重考虑，也是势所必然。所以武藏的迟到，是故意的……”

“等着，佐渡！握着时辰，又怎能对付伏兵呢？”

“这是，殿下！今天潮落恰在巳正，过了这个时辰，湖水便绕过船岛横腰向下关流去。那一带又是出名的急流，小次郎一倒，武藏立即乘潮向下关顺流而退。这其间，间不容发，真是闪电流星一般的进退，不让人有丝毫可乘之隙。”

“哦——”

忠兴不觉沉吟。宿将出身的忠兴，经此提示，便知武藏这一进退的火候，与自己在战场上的兵法相吻合的。于是，一天阴霾便归乌有了。

“原来如此——武藏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哪！”

忠兴不禁深为赞许。

“佐渡！不要难为武藏，你要好好安排！”

“谢殿下！”

佐渡倏地回身，转向家臣们严肃地高声道：

“各位想已听见，万一对武藏无理取闹，则有损武道声誉，亦即本藩之耻，万勿轻举妄动，致干不便。佐渡特向各位再三申明！”

九鼎一言，众人一齐躬身称是。

佐渡却并不因此便认为本藩舆论业已平息，对武藏的反感和误会已经冰释。但主公忠兴的心情能够转变，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最初阴霾四布的这一次大决斗，似乎将功德圆满了。佐渡心中得意，且引以自傲。

真的，自己府中的家臣与不相干的流浪兵法家决斗，竟能如此公平严正地处理的诸侯，哪里再能找出第二个人来呢？——到底不愧是名将足利以来的将门之子，忠兴的声望因此提高，长冈佐渡的存在也将随之而显了。

只是有点不放心的，是武藏的去向。那天是那么走了，终不成就此一去不回，也不来辞行？他多少有点不安。

“今天一定会昂然再进小仓城，到我家来辞行的。”

佐渡如此坚信，派出心腹守候在街头巷尾要冲的地方，以备万一。黄昏时分，他多少带着期待的心情回来，仅收到了武藏的一纸来信：

——此次能与小次郎如期完成决斗，非常愉快。此皆忠兴殿下，尤赖明公策划方克臻此，至深感铭。特此驰函。敬申谢忱。

信中的大意如此。佐渡的预期落了空——